



29年前，穿越“中国西部百慕大”——尚未开发的万盛黑山谷 我们跟着松鼠跑 泥石流在背后“追”

□罗昭伦

重庆最大的生态园、国家AAAAA级景区万盛黑山谷，这块静静地躺了数千年，夏日让人冷得发抖的地方，曾被誉为“中国西部百慕大”“恐怖的死亡之谷”。有诗云：黑山谷，沟连沟，十人提起九人愁。猎犬入内无踪影，壮士一去难回头。

去黑山谷探险，是至今为止我经历过的最令人难忘的一次。如果用“惊心动魄”“舍生忘死”“铤而走险”等诸多词语来形容，一点也不过分。那是1994年的一个夏天，在区委宣传部领导的带领下，我们几个小伙子慕名闯入了这个“死亡之谷”。当时的黑山谷尚未开发，几乎还是一片无人涉足的处女地。在当地山民中，流传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传说，使黑山谷显得更加幽深莫测，神奇迷人。



黑山谷中的飞瀑

山崖扎营 遇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叶猴

至今很难说清楚，当时我们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入谷的。

在黑山镇两名熟悉黑山谷情况的向导带领下，几经辗转，我们走过一段较为宽阔的河谷后，来到逼仄的峡谷地段，开始迎风踏雾闯入那一片莽莽的神秘的原始森林。

峡谷呈“V”字形的黑山谷，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过渡的大娄山地带，这里峰、林、石、洞、瀑齐全，可用幽、秀、险、奇、野来形容。整个峡谷近20公里长，幽深处至今尚属无人区。在峡谷最窄的地方，峭壁青崖倚天而立，两岸翠竹铺天盖岭。伸开双臂，一手触摸到的是重庆的山，而另一手触摸到的则是贵州的崖。

向导告诉我们，在黑山谷狭长地带，曾发生过多起人畜入沟神秘失踪的事件。而且毒蛇猛兽众多，传说中的水怪也不少。听他们这么一说，我们个个都不寒而栗。

峡谷内山重水复，天光水景仅成一线。我们随着向导先蹚过一条河谷腹地的小溪流，然后在泥泞的林间、河畔匍匐着前进。由于没有轻便的睡袋、睡垫，我们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被子和褥子，不得不将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压缩到最低限度。即便是这样，每个人的背包仍然十分沉重。大家一路无语，心似春水悠悠。大约4个小时后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叫上猪喉的地方，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。

我们在河边的一个山崖下扎营时，看到对面山坡上跑过两只可爱的小猴子。后来才知道，这种猴子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叶猴。

大家在营地扎好帐篷后，已经是傍晚7点多钟了。此时山谷里已是混沌一片，黑暗之中裹着浓雾，空气潮湿得似乎要滴出水来。白天大强度的急行军让每个人的衣服几乎都已湿透，加之气温较低，尽管我们点起了篝火，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
为了保证第二天的体力，吃过晚饭后，大家就进帐篷休息了，昏昏沉沉地徘徊于半梦半醒之间。我身边的傅庆春蜷缩着身体瑟瑟发抖，看样子，他比我和新忠更加难熬。白天时他告诉过我，这几天感冒了，身体很不舒服。本来这次是不想来的，但宣传部领导说，此行考察的目的是摸清这里的旅游资源情况，需要拍摄很多照片，供下一步开发建设黑山谷参考。加之此次机会难得，于是，他便硬撑着来了。

长夜难熬，黑山谷的长夜更加难熬，尤其是生病的傅庆春，让我们尤为揪心。冰冷中，我和新忠不约而同地死死把他抱住，但他仍然止不住地颤抖、咳嗽。

挺进险谷 在泥石流中及时撤离躲过一劫

早上大约7点钟，天终于亮了。由于昨天出发前准备不



1994年夏天，作者（左一）与当时的万盛区委宣传部部长彭永辉、傅庆春和景星乡（现黑山镇）蹇书奇等人一起穿越尚未开发的黑山谷。

充分，带去的食品较少，同去的区委宣传部领导告诉我们，早餐定量比昨晚减半，每人只有两块压缩饼干和一个面包。

我们吃完早餐正准备上路时，向导说，走过前面几百米的路段后，我们就可以进入中猪喉了。中猪喉这段路相对比较好走一些，但过了中猪喉后，到下猪喉的路就比较难走了。如果背着这么沉重的被褥、帐篷，走起路来恐怕很困难。据估计，如果轻装前进，中午1点左右可以走出黑山谷的腹地，也就是最险恶、最恐怖的下猪喉峡谷地段，那段路程差不多有10公里。只要走过这一段路，前面就是石林镇的百花村了。据说，以前富有经验的探险队员都有在下猪喉峡谷附近神秘失踪的。如果路上遇到意外声响，就会有毒雾从峡谷中涌出来，将人畜包裹，等毒雾散尽后人畜将不见踪影儿。

进入中猪喉的这段峡谷没有路，完全要靠蹚水过河。虽然时值盛夏，但河水依旧冰冷刺骨。向导建议我们最好将包袱留在山崖下，轻装前进，到下猪喉峡谷附近就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在天黑以前必须返回宿营地。鉴于食品的匮乏和装备的简陋，我们决定采纳向导的建议。

正如向导所说的那样，中猪喉段地势相对比较平坦，山路辗转，野花漫山，常有淡淡的香气伴着鸟鸣隐隐传来。沿途虽然没有路，但走起来不是那么困难，大家没费多少力气，没花多少时间就走过去了。

进入下猪喉段后，的确比较难走。开始时，我们逆着河谷往前行走，河滩上巨大的鹅卵石上犹如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一样，极其光滑，随时都会有崴脚、滑倒的危险。大家小心翼翼地走过这段河滩后，绕道经丛林向山上爬。此时此刻，累得我已喘不过气来，呼吸极为困难。

进入丛林后，两个向导在前面用弯刀砍掉阻挡我们前行的荆棘，仔细寻找许多年前他们进山寻找失踪人员时留下的路标和痕迹。

此时的我们，正好位于河谷的边缘，基本上是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坡横向前进。脚下是奔腾咆哮的河水，道路十分狭窄和泥泞，稍有不慎，就有滑倒的危险。我们尽量用身体向内贴住山坡，手中不断抓住身边的藤蔓植物，以确保自己不会滑下去。

更让人恼怒的是，当我们走过这段陡坡后，天上突然下起了毛毛雨。我们赶紧躲在一块凸出的岩洞下。坐下不久，又刮起了山风，周围的树木摇摆不定，像是在跳舞。向导说，按常理，有了风就不会下雨了，我们还是继续走吧。当大家正准备起身出发时，只听见远处山里传来了沙沙声，由远而近——大雨来了。

不一会儿，雨越下越大，好像没有停歇的意思。向导突然拍了一下脑袋说，“我怎么就忘记了呢，我曾经听人说过，山上的天气与山下是相反的，有雾就下雨，有露水也下雨，没有雾和露水倒是天晴。看来是‘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’了！”

此时，山上山下到处流着浑浊的水，到处都像是布满



黑山谷一线天

了溪流。突然，几个松鼠从我们躲雨的岩洞里快速窜出来，边跑边吱吱地叫。向导说，不好啦！快……我们不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但感觉是要发生意外。还没有听他说完，我们便迅速往外跑。没跑多远，只听见后面的山上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声响，待我们回头看时，山上的树木在往山下移动，接着泥土像水一样流泻而下，瞬间将我们刚才躲雨的岩洞吞噬。

好险啊，幸亏向导反应机敏，幸亏我们及时撤离，才躲过了一劫。

艰险交替 探险无果有如从地狱回到人间

没过多久，雨停了，太阳从云雾里钻了出来。天空一碧如洗，山野变得格外清新。

在不远处，我们看见一条呈三截的瀑布，从百余米的悬崖上飞泻而下，形似白练，恰如美女的披肩。向导说，瀑布叫“三叠泉瀑布”。一路溯溪前行，大约两个小时后，我们离开了这段河谷。

在一个高山的山脊上，我们发现了一大片被压倒的方竹林，万盛著名的特产“黑山方竹笋”就产于这一带。

进入下猪喉峡谷后，向导说，大家切记不要大喊大叫，防止出现毒雾。究竟有没有毒雾，我们不得而知，只是听向导在这么说。我估计他是故意这么说，其目的是提醒我们路上要小心。

然而，当我们翻过一座大山后，前面仍是下一座大山。

此时，雾已越来越浓，整个山林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里，七八米以外几乎看不到人影儿，两边高山尽是黑黝黝的岩石，四周沉寂得令人窒息。由于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难走，也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远，大家在摸索中前行，有种探险的激动充盈在心中。为了防止队伍脱节，我们前后互相呼喊，但立刻被向导用低沉的嗓音严厉制止。这两名原本和蔼可亲的大叔，现在脸色相当严峻。看着他们那担惊受怕的样儿，我们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再也不敢乱喊乱叫了，只是跟着他俩默不作声地往前走。不一会儿，队伍逐渐分为两路，我和新忠等三个队员紧紧跟着向导走在前面。不知不觉中，傅庆春和另外四名队员已远远地落在了我们的后面，原来傅庆春已有点虚脱，跟不上队伍了，而且咳嗽得厉害。尽管吃了药，但还是不管用。向导说，现在傅庆春已经不行了，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，必须立即往回撤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我和新忠则认为，都走到这个份上了，如果就这样往回走，连下猪喉峡谷的影子都没有看到，那这次探险就算失败了。然而，越往前走，路越烂，简直是烂到了极点。走了不远，我的鞋和裤腿已全湿透了。新忠也忍不住又问向导，离下猪喉峡谷究竟还有多远？向导说只有两三公里远了，只是没有路，估计还要走一个小时左右。他征求我们的意见，是继续前进呢还是往后撤。一行人意见很不统一，有的说继续走，有的说不走了。在两种意见谁也不能说服谁的情况下，最后决定举手表决，表决结果：四比三，往后撤。

就这样，带着遗憾，我们只好沿着来时开好的路迅速往后撤。待我们回到宿营地时，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。

第二天早上9点多钟，大家才起床。早餐后，大家收拾行装准备出山。

之后，经过五六个小时极其艰苦的跋涉，当我们再次蹚过冰凉刺骨的河谷，爬上山口的机耕道时，大家不约而同地躺倒在地，不想再动了。回头望望先前走出的那片迷雾缠绕的山谷，我心里涌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：我从地狱回到了人间！

事后，我们几个人每每说起那次经历时，都唏嘘不已。（作者单位：万盛经开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局）